

讀西洋文學的人

許慧伶

書於民國 71 (大二)

讀書樂中談道：讀書之樂樂無窮在於有一張，在於能數點梅花天地心。但是對一個半面接受西洋文化洗禮的少年來說，讀書之樂在於能夠從中頓悟已往被填塞的鳳毛麟角為何物時的剎那間。舉個例子來說吧；讀國中時，整個腦袋瓜峰迴轉地想了一萬遍，也搞不懂余光中在乎的繆思的含意。等到坐擁在希臘神話的世界裏，始知繆思乃是 muse 的音譯。而九位繆思女神在古代的西方是扮演點燃詩人寫作靈感的泉源，各自接管歷史、音樂、舞蹈等職責。至於胡適之先生筆下的德先生與賽先生竟是 democracy 和 science 的同卵兄弟，此種神來的發現此范進中舉還要興奮，大概天若有知，教上帝也瘋狂罷了。

雖說讀西洋文學的人比其他讀文學組的學生沒有時間去泡馬子(或者吊凱子)。但是唯一的口饋乃是能夠對於異方知識有所知鑑，從中掬沙取金。對我而言，中國神話裏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的呼吸為風、毛髮為樹，迄於女媧氏以黃土造人和聖經的記，上帝在六天內造好世界。然後依自己的形象造人是大異其趣的。不過有一點是同出一轍，世界原本是混沌的一團。今日不論中外均認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陶淵明的葛天氏之民、無懷氏之民成為緬懷過去的象徵而歐美人士的 Golden Age(good old days)卻是耳熟能詳。究竟世界是否真正進入鐵的時代，只好讓時間去證明。

把不同的文化集在一堂，雖尚未完全窺見其堂奧，但是彼此之顯著的異同是讀外文系的人悠遊於此室中所尋到最大的寶藏。讀者你不妨聽聽我臭蓋幾個例子：

中國人自稱是龍的傳人(the sons of the dragon)。龍在古代的中國代表真龍天子。在異地卻淪為邪惡的意象，尤其在中古時代的騎士文學裏更是集三千罪惡於一身。大概是橘逾淮為枳的地理因素吧！再說，顏色之間的南轅北轍更是微妙。譬如說：blue movie 譯為黃色電影，可能是出自國人意識流中命帶桃花，以桃色為淫之首的典故吧！紫色，在西方被用以代表尊貴，孔子卻義正詞嚴地說：「惡紫之奪朱也」。

紅娘步入電腦時代，「千里姻緣一線牽也跟著電腦化。時下的「我愛紅娘、應運而生。這個節目在伏羲氏和宙斯(希臘神話中的天父)的眼中簡直是不可思議。因為他們都是就地取材，分別和自己的姊妹(女媧氏和 Hera)結為連理，陶醉在有情人終成眷屬的世界裏。既不會考慮到優生學的問題，也沒有法令條文的限制，近親不得結婚的顧忌。

對樹能有淋漓盡緻的描繪是西方詩人的看家本領，失戀中的人，為伊消得人憔悴，狀若 Weeping Willow 便一躍在詩人的筆觸下。但在中國的詩詞裏如「楊柳

莽曉風殘月」、「應折柔條過千尺」則以柳代表分離。

俗語說：「人比人氣死人」。但是文化一經比較則是環肥燕瘦、各有味道，無所謂好與壞之分。海邊有逐臭之夫只不過是心胸狹窄之人的管蠡之見。讀外文系賜我空架子的外表以靈魂，也使我大開眼界。

雖說讀外文系的酸書生，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近視耳。但是所生逢的時代卻是時不我與。畢竟在科學時代，惟有資賦優異的理工天才，才會出人頭地，於是令天下父每心不重生，「莎翁」重生「羅傑」。亞理斯多德的文學能教化人生、淨化人心根本無助於國防科技的進步，丟在毛坑還嫌麻煩呢！李白你酒後撈月枉為水鬼比不上打小蜜蜂淪為槍下鬼的「電莽英雄」來得灑脫、豪邁。對了！讀文學組的男生得不到淡江大學女生的青睞，這是讀西洋文學的人在書本外所看到的戲外戲。莎氏比亞你在西敏寺可否得知？